

# 美丽谷街奇妙事

*LES CONTES DE LA FOLIE MERICOURT*

[法] 皮埃尔·格里帕里 著 马振骋 译



# 美丽谷街奇妙事

LES CONTES DE LA FOLIE MERICOURT

[法] 皮埃尔·格里帕里 著 马振骋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谷街奇妙事 / (法) 格里帕里 (Pierre Gripari) 著；马振骋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8  
(夏洛书屋：精选版)  
ISBN 978-7-5327-7477-7

I. ①美… II. ①格… ②马… III. ①儿童故事—作品集  
—法国—现代 IV. ①I565.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4400 号

**Pierre Gripari**

**LES CONTES DE LA FOLIE MERICOURT**

©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4-586号

**美丽谷街奇妙事**

LES CONTES DE LA  
FOLIE MERICOURT

PIERRE GRIPARI

[法]皮埃尔·格里帕里著  
马振骋译

责任编辑 黄雅琴

装帧设计 柴昊洲

版式设计 申祁麟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 55,000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7477-7/I · 4565

定价：2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1002271



搬场工	· · · · · 001
狐狸和它的尾巴（俄罗斯童话）	· · · · · 013
皮里皮皮，两种药水，一个女巫	· · · · · 023
雅诺与女妖（俄罗斯童话）	· · · · · 041
打屁股铺子老板	· · · · · 053
红鼻子冰人（俄罗斯童话）	· · · · · 067
美中美（希腊童话）	· · · · · 077
布依克与雌乌鸦	· · · · · 091
公正与不公正（俄罗斯童话）	· · · · · 109
没有姓的卡特琳	· · · · · 121
农夫与麻雀（法国童话）	· · · · · 141
胡子公主	· · · · · 149
女巫和警长	· · · · · 173



搬  
场  
工

就在我家对面，巴黎美丽谷乐园路上，有一家搬场公司。在这家搬场公司里工作的是些大小伙子，非常客气，非常强壮，大家称他们是搬场工。

这些搬场工，我都很熟，是哥们。我经常看到他们来来去去，到了又走了，搬动很重很重的家具，日夜坐在卡车里往来。我也会在那家咖啡餐厅遇到他们，馆子叫“达尼之家”，我在那里吃中饭，他们常去那里喝上一杯，我也一样。

有个青年匹诺曹，  
鼻子又小又好笑。  
有个胖胡子，  
出身男爵不想让人知。  
有个帅哥叫露露，  
什么事都信口开河。  
有个了不起的勒内，  
冬天夏天一样黑。  
还有一个红头发  
牵了狗狗常溜达。  
当过水手的叫代代，  
车子从早开到晚。



还有个大块头雅克，  
一巴掌打得人趴下。

还不要忘记看管工具箱的胖嘟嘟，所有这些小伙子，我看到他们，我碰上他们，我招呼他们，我跟他们握手，但是我不想给他们活儿干。

后来有一天，我遇见我的朋友皮埃尔。我们相互问个好，他先对我说，我后对他说，两人聊了起来，我对他说了什么，再也记不起来……尽是些非常正确，非常有道理的话，就和我惯常所讲的一样……但是他自有他的想法。他对我说：

“不，这样是不行的！你应该搬家！”

“决不搬，”我对他说，“我留在这里。我很喜欢这个街区！”

但是他并不回答，耸耸肩，一声不出走了。我不大明白，但是这不重要。不管怎么样我心里很踏实，我不搬家，我的朋友皮埃尔错了。

后来又有一天，我遇见我的朋友保尔。我们相互说晚上好（这次已是傍晚了），他先对我说，我后对他说，两人聊了起来，我对他说了什么，实在记不起来了……反正理智、透彻、深刻……但是这不是他的意见。他怪声怪气地对我说：

“不，这样吧，你搬个家！”

“咦！你也这么说！”我回了他这句话。

“你要彻底搬！”他对我重复说。

他头也不回走开了。

这次，我感到了不安。整夜睡不好。第二天早晨，我刷牙时



望着窗子外面。我窥见胖胡子，就是那个不爱让人知道身份的男爵，他在对面人行道上踱方步。我急忙漱口，疾步走下楼梯，穿过马路，追上去说：

“早安，胖胡子。你爱我吧？”

“这要看情况，”他对我说，“有什么事吗？”

“赚钱的事儿！”

“喔！那样我咋会不爱你吗！”

他伸长耳朵仔细听。我对他说：

“是这样的，我好像要搬家。”

“这么回事！”他对我说，“你要换个街区？”

“不，这我决不会干的！我还是愿意留在这里！”

“那样的话，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我把人家跟我说的话说给你听一听。最早是皮埃尔跟我这样说，后来是保尔跟我这样说。可是保尔并不认识皮埃尔！然而保尔跟我说的话与皮埃尔跟我说的话一模一样，这一切皮埃尔又没对他说过，因为，就像我对你说的……”

但是胖胡子没有让我往下说：

“你这些事我一点不懂……先说说你要往哪儿搬？”

“我不知道……”

“那好哇，先把事情想想好。当我们知道了，那时候再看吧。”

我们说到这里就分手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遇到不少朋友。我看他们，一开始就问：

“嗨，你不知道我往哪儿搬吧？”

在这六七天的日子里，没有一个人晓得怎样回答。

终于到了第八天，我遇见我的女友埃格朗蒂纳。这是快到中午的时间，我们相互祝贺胃口好，她先对我说，我后对她说，我们聊了起来。我又一次对她说了一些事……我记不清确切说了些什么，但是那么精辟、得体、聪敏、真实、卓绝……还超过平时！埃格朗蒂纳听到这里，像其他几个人那样回答我：

“唉！嘘！不行不是吗？那就搬个家吧！”

我听到这句话，把她抱在了怀里：

“我的亲人！我的爱！我的宝贝！我的小珍珠！我的甜心巧克力！你是女中豪杰，出类拔萃，独一无二，无与伦比！你终于可以给我说说往哪里搬，我心中还没个数呢！”

她挣脱身子，退后一步，然后气冲冲对着我说：





“搬到你的脑袋瓜里去，可怜的傻蛋！”

她说完这句话就走去吃中饭了。

我没有设法留她，因为这下子我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第二天早晨，我一边用脚指头搔痒，一边往窗外瞧，瞧见帅哥露露，就是说话爱胡扯的那个人。我穿上鞋子，走下楼去。

“你好，露露！你爱我吗？”

“可能吧……有什么事吗？”

“赚钱的事儿。”

“怎么赚呢？”

“搬家。”

“喔！那样的话，我爱死你了！”

他把我的话听进去了。而我有意等待几秒钟后又问他：“你不问我往哪儿搬吗？”

“当然要问的，我在这里问你，往哪儿搬？”

“哪儿都不用去。好像就在我的脑袋瓜里搬！”

这时，帅哥露露拉长了脸回答：

“这倒有点儿不一般。稍待片刻，行吗？”

他嗖地一下不见了。后来又回来了。

“伙伴们都同意，但是你先请我们喝一杯！”

“你们爱喝什么喝什么！”我说。

我们大家都走进了“达尼之家”。

在咖啡馆内，我依照说好的给大家埋了单，大家喝了各自爱喝的东西。

青年匹诺曹给自己点了一杯果汁汽水。

胖胡子要了一杯歌海娜。

帅哥露露喝杯果汁就可以。

了不起的勒内犒赏自己一杯双份咖啡。

红头发大个子偏爱喝红酒。

老水手代代把橘子汁一饮而尽。

大块头雅克只来上一小杯干邑。

胖嘟嘟这些东西都不喝，但是啃上了一根橡皮骨头。

喝完后，我的搬场工朋友卷起袖子，异口同声说：

“现在，干活！”

他们登上了大卡车，开进了我的头脑里。他们到了里面，就开始翻箱倒柜，打包卷东西，搬来又搬去……我的耳朵里闹得地动山摇。这时候，我嘴巴张开，给他们提供空气，两眼圆睁，让他们能够看得出在哪儿下脚！

最后，卡车慢慢退了出来，搬场工也跟着车一起。

这时候他们把自己装上车的东西又都卸了下来。卸了还有要卸的，卸了还有要卸的！我以前不知道自己头脑里竟可以装下那么多东西！占满了从特诺路路口到地铁入口的人行道。

“现在这些东西该怎么办？”搬场工问我，“是不是把这些家当都留在这里，明天早晨让清道工搬走！”

“你们说得对！”我对他们说。

我开始挑选，因为有的东西已经坏得不能再用，我把我要留下东西放在一边，然后问：

# CAFÉ

café  
DAMY

Dem Kaffee und  
dem Kaffeehaus  
nein  
Voll  
Heimurt



“你们不累吗？”

“我们，累？没这回事！”

“你们可以再把它们放回我的头脑里吗？”

“可以啊，干完活你再请我们喝上一杯吧？”

“同意。”

于是他们又把那些有用的东西装上卡车，然后驶进我的脑袋，他们卸下东西，拖拉搬运，一丝不苟，放到原位上……终于他们筋疲力尽了，而我也只想去睡觉！

当他们最后从里面出来，我问他们：

“你们都清理好了吗？”

他们回答说：

“没有，我们没法清理，还多了那么多！”

“多了什么？”

“你自己瞧！”

我朝卡车里看，我看见……哗啦啦！还有那么多东西是我头脑不再要的！

一次葬礼

一只狐狸

一个女巫

两位药剂师

四个魔鬼

一艘船

一个食人妖魔



妖魔的女儿  
一只面包炉  
一只鸟笼  
许多粗话  
五十记屁股  
一个雪人  
一双靴子  
一件袍子  
一件大衣  
一只大箱子  
第二个女巫  
一只蜘蛛  
一名警官  
那个太阳  
一年十二月  
一只乌龟  
两只雌性小乌龟  
一位小学女校长  
两个乞丐  
两块面包  
几个魔鬼  
一位公主  
一个女孩  
第三个女巫



一台电脑  
一只大狗熊  
一个农民  
一只小鸟  
一只气泡  
一座水城堡  
一条章鱼  
一名魔法师

还有许多许多其他东西！当我看到这一切，我真是要掉眼泪。  
我张口大叫：“我拿这一大堆劳什子做什么用呀？”

“扔了吧！”大块头雅克对我说。

“但是我不愿意扔！东西还是蛮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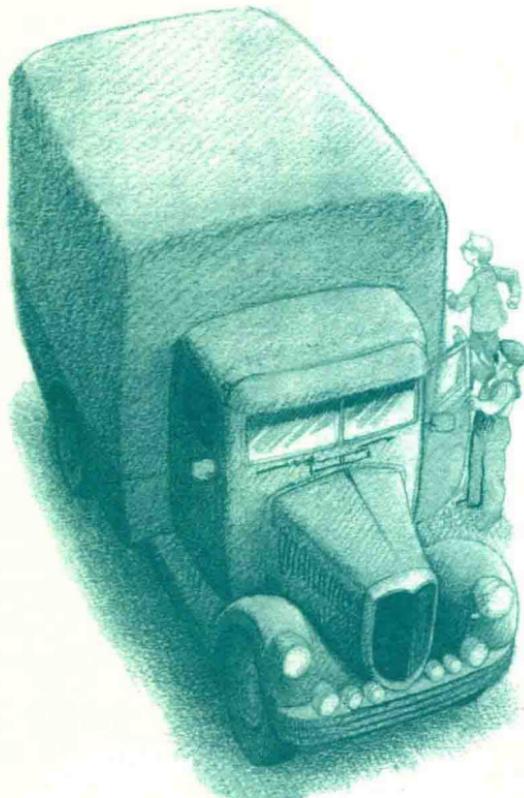
“那就留着吧，”匹诺曹对我说。

“我要留着，但是往哪儿放呢？”

“那就给人家吧！”代代对我说。

这时，我开动脑筋：“这主意不错……但是给谁呢？”

大家一声不出，然后了不起的勒内——那个冬天跟夏天一样  
黑的人——叫起来：



“我有个主意！你不是写书吗？”

“是的，”我说，“我写书……”

“那么，把这些都写到一部书里去！像这个样，谁要看，谁就拿了去看！”

我就这样写下了这部书。你们如果仔细阅读，就会看到我搬家后多余的东西。

这天傍晚，不用说我又请了大家一次客。要是这次你们不清楚我的朋友喝了什么，这是因为我自己都记不起来了。

1982年1月

